

情感微澜

在雨中

史春培

每至细雨纷飞时节，极愿静静地听它落进尘埃里的足音。这疏密有致的滴答声，唤醒我蛰伏的记忆，濯洗我温润的心灵。

在乡村，雨的来临是有次第的。第一个雨点儿通常是打在并不宽大的门窗玻璃上，声音急切而果断，近乎奏乐的起板。接着，窗下的酱缸，屋檐下的石砖，连同倒扣在外面的铁水桶，全都叮叮咚咚、噼里啪啦地跟着响起来。鸡回巢，狗进窝，猪也呆呵呵地趴在软草上不吭声，整个世界只有雨在演奏。

如果适逢园子里的黄瓜、豆角、青椒等成熟了，母亲会顶着雨水把它们摘下来，掺杂在一起剁碎，然后包饺子给我们吃。虽然被白面包裹的馅里看不到一丁点儿肉星，可我们姐弟三个仍吃得满口生津。活泼可爱的弟弟饱餐过后，常会摸着圆滚滚的肚皮说：“好吃不如饺子。”他调皮率真的滑稽相，总惹来浪花一样的笑声。

母亲是爱我们的，因爱得太过纯粹，偶尔有失原则。父亲也爱我们，他的爱简单，但有力量。这在上学的雨天，总能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清晨，但凡天空中飘落一丁点儿零星小雨，母亲就会不由自主地说：“今天下雨，都别去上学了，学习好坏不差那一天，让你爸在家教你们。”而父亲这时免不了断喝一声：“都给我起来，洗脸吃饭，赶紧去上学，念书就得有个念书的样！”这时，妈妈不再多言，只是默默地为我们拿出“雨具”。所谓“雨具”，其实就是冬天时为了遮挡寒风钉在窗户外面的塑料布，母亲把没有破损的地方裁好，洗干净，叠起来，以留备用。大多时候，我们都用它来挡雨。

有雨的日子，我们抓紧塑料布的边缘把它举在头顶，如果迎风走，它会在头顶飘起来，呼啦啦地响，整个

一个游动的帐篷。遇到顺风走，“帐篷”搭不起来，我们女生就捏住两端把它裹在头上，而男生则把头露出来，直接把塑料布系在脖子上，那感觉有点像蜘蛛侠的披风，蛮潇洒的。大家就跟约好了似的，在差不多的时间走出家门，然后顺着村前的土路一直向东，直奔学校。路上，大家互相嘲笑彼此的狼狈相，铁蛋儿的鞋子被泥巴裹掉了，三丫不小心闹了个腩墩儿摔倒了，老闷的塑料袋被风吹跑了……在彼此善意的嘲笑和挖苦里，欢快的笑声和无遮拦的话语一起顺着雨水落在地上，滑进我们的心坎里。

行至中年才蓦然惊觉，“雨水”中的欢乐太浅，惆怅颇深。

每次回家，母亲常念叨的几句话就是：“老百姓靠天吃饭不容易，天老爷有时候不长眼睛啊，还是你们有工作好……”在母亲眼里，“雨水”是农民的“天”。要想过上好日子，就要有个好收成；要想有个好收成，一年里要有好雨水。

春节时门楣上那火红的“风调雨顺”，藏着多少憧憬和企盼？又蕴含着多少艰辛与酸涩？这四个字并不简单！

几年前，被相处多年的好友恶意欺骗，经济上蒙受很大损失，懊悔和迷茫堵塞了我整个身心，一时间无所适从，无处释放伤悲的我，把自己扔在茫茫的雨中，黑天昏地地走了半宿，深深地体验了被雨水淋漓的滋味。正是那一场“雨水”的洗礼，涤尽了我思想的浮躁与浅薄，滋养出我心灵的恬静与安然。在“雨水”中，我与灵魂里的自己相遇。原来，被雨淋一场，未尝不是生命的另一种恩赐。

今天的我再淋不到昨天的雨水，但我仍愿在雨声里，找寻失散多年的自己。



玛瑙 何红 摄

安庆地理

日照峰与地维峰

曹金如

雄峙于皖江北岸的大龙山，绵亘起伏，层峦迭峰，蜿蜒如龙。

大龙山自古便有安庆“府治之少祖，城廓之屏藩”之称，是为“安庆府之镇山”。大龙山有92峰，林壑尤美。《安庆府志·山川》（康熙六十年刊本）记载：“……其上多石，石多露，有峰，峰多隐，东数峰欲出，西数峰欲敛，……独不类他山。”其中最著名的两峰便是日照峰与地维峰。

日照峰为大龙山之主峰，海拔697米，又称“三县（乡）尖”。因在山顶可俯瞰桐城、怀宁、枞阳三县而得名。

日照峰周围有古堡峰、含珠峰、莲花峰、将军峰等400米以上的山峰20余座。大的山谷7条，季节性溪流数十条，大的溪流有赤龙溪和黄龙溪。其南赤龙溪，全长5.5公里，因溪两边有成片天然枫林，每临秋季，似火枫叶映红峡谷，蔚为壮观。东北部黄龙溪，全长5公里，有响涧瀑，落差百米。溪旁有鹰嘴石、卧牛石、老虎涧、双狮争绣球等景观。登日照峰观日出，可看到山下的石塘湖、破罡湖、菜子湖、长河等水面同时映出的6轮红日。“龙山日出，石塘六影”是为龙山一绝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《怀宁县志》载大龙山曰：“每朝霞始升，苍翠欲滴，峰峦隐见，咫尺异观。龙山晓黛，县景之一也。”

地维峰在日照峰以西，为大龙山之“龙首”。因其与天柱峰遥相对峙，故名地维。地维峰与“龙”有关的景观诸多，民间又称“龙景山”或“龙井山”。其间有白龙溪，全长3.5公里，溪中有一深潭谓之“龙湫”，又名“龙井”“天井”“龙潭”。传说为龙王巡游人间时净身沐浴处。

白龙溪有瀑布四条。鹰牌瀑，位于鹰牌峰下，落差10余米，形若千军万马；龙门瀑，因有两大巨石分立于瀑布两侧，形若龙门而得名，其落差近10米；水帘瀑，落差近5米，宛若水帘珠幕；龙泉瀑，落差15米，瀑布两侧均为百丈悬崖，飞瀑倾泻直下，注入崖下的龙井中，气势恢宏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流年碎影

草帽

檀结海

草帽是由麦秸编织而成，密密匝匝，严丝合缝，纹路也好看。因其透气、清爽、实用，且价格低廉，是农人田间劳作必备之物。

刚买回来的草帽，都要系上防风吹落的棉绳子，还要用花布角将编织收尾的地方缝牢。看似简单的加工，却增加了草帽的耐用性，而且戴起来感觉明媚了许多。

草帽的主要功能是遮阳，也可以当扇子纳凉；逢雨天，旧草帽可以抵伞用。伞太奢侈，且有碍劳作，有顶旧草帽遮雨就够了，身上淋湿倒也无所谓。有的人因农活紧张，没有时间回家吃午饭，就将所带的饭菜或蒸熟的红薯用草帽装着放在田埂上，到了晌午，坐在地头，这才将草帽戴到头上，边休息一会儿边吃午饭，待吃饱了，到附近的水塘里喝个够，又接着干活。劳作累了，就头枕田埂，将草帽罩在脸上，遮蔽阳光，嗅着草木的清香，做个酣梦。孩子们也很喜欢草帽，他们时常戴着父母亲的草帽玩耍，小脑袋几乎全都嵌了进去，还不忘做个鬼脸，让人看了忍俊不禁。

麦收或“双抢”时节，大人们都弯着腰在田里劳作，只有镰刀“嚓嚓”的收割声。谁家有事，孩子跑到田埂上来找，懒得再跑了，就站在远处连喊几声家人，人群中立马就站起一个人来，瞅了一眼，发现是自己的孩子，忙将草帽取下来挥舞着回应孩子。当年我就是这样找过母亲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这样的情景却一直未曾忘怀。

刮风时也需要草帽。比如扬场，面对面站几个人，手握木锨，铲起晒干的稻谷，借风向上一送，稻谷哗啦啦像雨点一般落下来；逆

风中，必有少量稻谷溅落到头顶，若无草帽遮挡，定落个满头满身；要是落进眼里，那就麻烦了。有了草帽遮头，就可以避开这些隐患。

农人出门干活，除了带上农用具，再就是草帽。有的人出门前总要习惯性问一句：草帽呢？其实草帽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。从外面回来，随手脱下草帽，挂到墙上或常搁的某个地方，接着拿起桌上的抹布，拍打几下身上的灰尘，方才歇下。

爱土地、爱粮食、爱耕牛、爱农具，是庄稼人的天性。他们对草帽自然也很珍惜。许多农人宁愿身上淋雨，也不肯将新买的草帽遮头挡雨，因为新草帽被雨淋湿了，就会发霉发黄，过段时间，黄草帽又变成了黑草帽，既难看，又减少寿命。记得有一年“双抢”，午后烈日当头，酷暑难耐，生产队里几十个男女劳力正在收割早稻，突然天上乌云滚滚，雷声大作，顷刻间下起了瓢泼大雨。田畈中没有躲雨的地方，大家又舍不得用帽子遮雨，纷纷用稻草将草帽遮盖得严严实实，以防雨淋……

我16岁那年，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晚上伏在煤油灯下写广播稿。我写的第一篇稿子的题目是《XX大队全面完成早稻插秧任务》，在县广播站全县新闻节目中一经播出，立马在全大队引起了轰动。大队书记在田间找到我，当着全队社员的面表扬了我一番，鼓励我多写稿，写好稿，并说要奖励我。没过几天，书记亲自将一顶精致雪白的草帽送到我手中，帽子上面有一枚红色五星和“劳动光荣”四个红色大字，看起来十分抢眼。

我将这顶珍贵的草帽小心翼翼地挂在堂屋一处显眼的地方，路过我家大门的人，一眼就能望得到。平日里我哪舍得戴这顶帽子呀，只是每次到县广播站送稿时才戴上它，大队通知我开团支部会议的时候，我也有模有样地戴上它。这是我平生戴的质量最好、时间最长的一顶草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仍然豪情满怀。

